

▶ 各國基建成黑客目標
「世界很危險」

A16



▶ 「中國製造」
毋須再以價取勝

A20



▶ 製衣第二代
棄廠開素食超市

A33



Executive & Market

戰地攝影創NGO 推動綠色經濟

直接貿易 助發展國人民脫貧

當 大家仍然鼓吹公平貿易，非牟利組織The Hummingfish Foundation已於多個發展中國家推行直接貿易，協助長期被世界忽視、戰事連年或戰後地區的人民，推動綠色經濟。不取當中一分一毫，收益全歸農民。 ■本報記者 唐芷欣

The Hummingfish Foundation由戰地攝影記者Daniel J. Groshong成立。曾採訪索馬里、阿富汗、東帝汶等多場戰事的Daniel，因太太懷孕退下火線，卻難忘東帝汶一點一滴。遂成立此組織，協助東帝汶及其他發展中國家人民，舉辦生態遊及將土產直接銷售到世界各地。

土產衝出國際 收益全歸農民

Daniel成立The Hummingfish Foundation的目標很簡單，希望保護地球上未受污染的天然環境，同時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綠色企業，從而改善當地人民生活。

有機產品於全球風行，Daniel藉機協助東帝汶將土產衝出國際。「一直以來大家只知道東帝汶戰事連連，其實當地有不少高質素有機產品，如天然香梘、咖啡豆、蜜糖及海鹽等。」他協助當地農民提高土產水準之餘，更重新包裝並建立品牌，再將產品帶到香港、新加坡及澳洲等對有機產品需求大的地區。

助東帝汶居民出訪 建自信心

現時，當地居民已有能力管理生產線，但礙於營運生意的技巧仍未成熟，未能自行接定單。不



東帝汶天然香梘品牌Al-Funan，現可於國泰航班上購買。(受訪者提供)



Daniel充滿信心，相信理想能達成，助弱勢者脫貧。(受訪者提供)

圖片拍攝於1996年，東帝汶難民躲藏在山上長達1個月，因看見攝影師而喝采。(受訪者提供)



Daniel亦有協助中國的村落發展。(受訪者提供)

過，定期有義工到東帝汶，教當地居民使用電腦及營運Facebook專頁的技巧。Daniel更曾經帶製作天然香梘的女工走出東帝汶，到香港及新加坡，與兩地的香梘女工交流，從而加強她們的自信心及對將來的憧憬。Daniel相信有一天，當地人民可以自給自足。

不少人都有個質疑，收益與環保豈能並存？Daniel坦言：「收益對生態系統有非常破壞性，大家不會因討厭樹而去砍樹，只會因為要生存，比情況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明顯。」

因此，他積極推行直接貿易。The Hummingfish Foundation不收取任何費用，確保當地居民不會過度收割，傷害自然環境。「希望每一元收益都歸當地居民，令他們明白綠色企業的價值，從而保護生態。」

會不會擔心當地居民不明白綠色企業的價值，不願意與The Hummingfish Foundation合作？「開始時的確有農民對計劃不感興趣，不過與我們合作的農民，今年每一公斤咖啡豆已可賣10美元，冠絕全個東帝汶。」Daniel滿有自信地表示：「當農民知道後，他們都搶着來見我，邀請我去他們的村落。」The

Hummingfish Foundation第一年僅與一位種植咖啡豆的農民合作，第二年已急增至12位，2014年已有42位，Daniel預計2015年內將會有75位。

除東帝汶外，The Hummingfish Foundation現時亦與阿富汗、海地、柬埔寨、中國及泰國等地有接觸。組織協助當地土產衝出國際外，亦會舉辦生態遊。

居東帝汶兩年 助參展世博



決心成立The Hummingfish Foundation，主因Daniel愛上了東帝汶。「1999年第一次踏足東帝汶，為《時代雜誌》拍攝東帝汶爭取自由的一役。」

事隔兩年，Daniel再次到訪，為《新聞週刊》拍攝東帝汶首個民主選舉。「那次採訪只需一日，但我卻逗留足足一個月，騎着電單車於東帝汶周圍走，被東帝汶的人民、景色深深吸引，我從未見過這麼美麗的東西。」

過了不久，Daniel太太懷孕，他決定不再擔任戰地記者，不過即使人在香港仍心繫東帝汶。最後更利用父親的遺產，與太太及當時還是嬰兒的兒子，於東帝汶住了兩年進行拍攝工作，於2006年為東帝汶推出首本相集《Timor-Leste Land of Discovery》。

成立The Hummingfish Foundation就源自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，當年東帝汶首次以獨立國家現身世界博覽會，當地邀請Daniel協助製作推廣物品。活動完成後，預算剩餘9,000美元，Daniel就建議利用餘額協助當地人民推動綠色企業，於2010年成立The Hummingfish Foundation。

走過生死邊緣 珍惜所擁有



來自美國的Daniel，1996年1月拿着兩箱行李、一張單程機票隻身來到香港，只因想拍下香港回歸中國的歷史一刻，瞬間居港20載。

來港後，三番四次被委派到戰地作採訪，包括東帝汶及阿富汗，每次都游走生死邊緣。「試過有人想綁架我；有子彈於我短短的髮絲中擦

過。」他謂：「我的職業生涯中，有好多機會被殺害，因為一些奇蹟我仍然生存。」

今時今日，完全投入The Hummingfish Foundation，協助發展中國家的農民脫貧，原因雖老套但真摯。「好像已經用盡我的生命，我仍然生存於地球上，相信是命運安排的，我必須這樣做。」